

10000

822  
0734



郭沫若著

# 洪波曲

抗日戰爭回忆录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---

洪 波 曲

郭沫若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郑州道6号)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

天津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2 3/4 字数148,000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47,601—170,400

---

## 前 記

解放前一年——一九四八年寓居香港时，夏衍同志在主编“华商报”的副刊“茶亭”。在他的鼓舞和督促之下，讓我把在国民党管制区的抗日战争的一段回忆写出，逐日在报上发表了。

所写的是上海、南京失守后，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阶段。写到长沙大火、退駐桂林、准备撤退至重庆；我在香港的寓居生活要結束了。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会战的前夕，我要离开香港、进入解放区了。因此，我的回忆录便自然告一段落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願意把这一阶段的抗战回忆录出版，我現在把旧稿整理了一遍，定名为“洪波曲”，讓它再和讀者見面。

这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不够全面的反映。

經過一遍重新整理，覺得把这一阶段的回忆写出了还是

有好处。当时如果不写,在經過十年后的今天,大部分的記憶  
会完全消失了。

就請讀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資料吧。

1958年5月9日

## 目 录



### 第一章 南 迁

|   |            |   |
|---|------------|---|
| 一 | 脱离孤岛.....  | 1 |
| 二 | 遥望宋皇台..... | 2 |
| 三 | 街头遇故人..... | 4 |
| 四 | 辗转反侧.....  | 6 |
| 五 | 碰壁之余.....  | 7 |
| 六 | “拍拖”.....  | 9 |

### 第二章 动 荡

|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到了武汉.....   | 12 |
| 二 | “委屈”.....   | 14 |
| 三 | “一道去挤”..... | 16 |
| 四 | 傀儡的试探.....  | 18 |
| 五 | 二月六日.....   | 19 |
| 六 | 逃走.....     | 22 |

### 第三章 再動蕩

|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在長沙.....    | 25 |
| 二 | 五倫之一.....   | 27 |
| 三 | 留芳嶺.....    | 29 |
| 四 | 不平衡的天群..... | 30 |
| 五 | 使酒罵座.....   | 33 |
| 六 | 入地獄.....    | 35 |

### 第四章 籌 備

|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約法三章.....  | 38 |
| 二 | 人事和計劃..... | 39 |
| 三 | 疊花林.....   | 42 |
| 四 | 孩子劇團.....  | 43 |
| 五 | 鹿地亘夫婦..... | 45 |
| 六 | 典型作風.....  | 47 |

### 第五章 宣傳周

|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起死回生.....   | 50 |
| 二 | 洪鈞運轉.....   | 52 |
| 三 | “四面倭歌”..... | 54 |
| 四 | 阻碍橫生.....   | 56 |
| 五 | 审查.....     | 58 |
| 六 | 假警報.....    | 60 |

## 第六章 低潮期

|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邓演达再世..... | 64 |
| 二 | 李公朴被扣..... | 66 |
| 三 | 竞争者出现..... | 68 |
| 四 | 徐寿轩辞职..... | 70 |
| 五 | 一樁大笑話..... | 72 |
| 六 | 胡愈之上台..... | 74 |

## 第七章 保卫大武汉

|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计划“七七纪念”..... | 77 |
| 二 | 特别召見.....     | 79 |
| 三 | “奉旨出朝”.....   | 81 |
| 四 | 纪念大会.....     | 83 |
| 五 | 国民参政会.....    | 85 |
| 六 | 献金狂潮.....     | 88 |

## 第八章 推进

|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文化的触角.....   | 91  |
| 二 | 慰劳工作.....    | 93  |
| 三 | 战地文化服务.....  | 96  |
| 四 | 抗剧九队.....    | 98  |
| 五 | 抗宣四队及其它..... | 101 |
| 六 | 衡山先遣队.....   | 103 |

## 第九章 反推进

|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部内的人事波动 | 106 |
| 二 | 申斥与召见   | 108 |
| 三 | 解散民众集团  | 111 |
| 四 | 也在“动员”  | 114 |
| 五 | 利用托派    | 116 |
| 六 | 诱叛与活埋   | 119 |

## 第十章 战区行

|   |     |     |
|---|-----|-----|
| 一 | 到宋埠 | 122 |
| 二 | 到涪水 | 124 |
| 三 | 到阳新 | 127 |
| 四 | 在阳新 | 130 |
| 五 | 到武宁 | 132 |
| 六 | 回武汉 | 135 |

## 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

|   |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物外桃源   | 138 |
| 二 | 随风吹散   | 140 |
| 三 | 看起了西园寺 | 143 |
| 四 | 坐朝论道   | 146 |
| 五 | 御前会议   | 149 |
| 六 | 妇女工作   | 151 |

## 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

|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到歧亭去    | 155 |
| 二 | 坐冷板凳    | 157 |
| 三 | 两件珍品    | 159 |
| 四 | 文艺活动    | 162 |
| 五 | 等待爆炸    | 164 |
| 六 | 飞将军自天而降 | 166 |

## 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

|   |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“正义之剑” | 169 |
| 二 | 四巨头会议  | 171 |
| 三 | 昧着良心   | 174 |
| 四 | 西崽典型   | 176 |
| 五 | 朝鲜义勇队  | 179 |
| 六 | 报应昭彰   | 181 |

## 第十四章 流 亡

|   |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在沙市    | 185 |
| 二 | 惨目的光景  | 187 |
| 三 | 惹得人憔悴  | 190 |
| 四 | 长沙种种   | 192 |
| 五 | 一幕滑稽插剧 | 194 |
| 六 | 纷乱如麻   | 196 |

## 第十五章 長沙大火

|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撤退——再撤退 | 200 |
| 二 | “風平浪靜”  | 202 |
| 三 | 良心的苛責   | 205 |
| 四 | 第三次狼狽   | 207 |
| 五 | 收容和整頓   | 210 |
| 六 | 長沙善后    | 213 |

## 第十六章 入幽谷

|   |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近卫声明   | 216 |
| 二 | 流連南岳   | 218 |
| 三 | 桂林种种   | 221 |
| 四 | 舟游阳朔   | 223 |
| 五 | 張曙父女之死 | 226 |
| 六 | 弓与弦    | 229 |

|   |   |     |
|---|---|-----|
| 后 | 記 | 233 |
|---|---|-----|

## 第一章 南 迁

### 一 脱离孤岛

上海成了孤岛之后，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“救亡日报”，首先被迫停刊。各报都改变了论调，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。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。上海是瘫痪了。

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，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。有的北赴革命圣地——延安，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。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，如象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，分别向后方出发；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。我就是后的一种人之一。

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，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，那是蘆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。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。

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，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，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。我那时

有过这样一种打算，想到南洋去，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它的文化工作，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。

离开上海是清早，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。这船是靠在和祥码头的，不能够直接到达，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。

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主力舰有名的“出云号”毗邻。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，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，飞到邮船的头上来，故意地十分低飞，绕船三匝而去。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，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。

上了船，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。据说，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。

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炸弹的，而它却没有投。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，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，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，都在这只船上。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，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。

## 二 遙望宋皇台

到了香港之后，我住在六国饭店。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，情绪相当寂寞。

南京政府的抗战态度，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。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，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，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。尤其对于民众动员

工作，他們是死不放鬆的。你要說他們不動員吧，“抗敵後援委員會”的組織到處成立了，但无非是借故斂錢，包而不辦，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。

自己虽然有決心，想到南洋去募款，但也沒有把握。南洋不曾去過，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？成功了，仅仅靠着文筆的宣传，又会有什么效果呢？

前途的渺茫，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悵。假如是到了北方去，那情緒又会是完全兩樣的。我很失悔，为什么沒有和周揚同志一道去延安？

这些情緒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內应，夹攻着我。我站在騎樓上望着烟霧迷蒙着的海，烟霧迷蒙着九龍对岸的远山，不知不觉地成了兩首旧詩。

十載一來復，兩番此地游。

興亡增感慨，有責在肩頭。（其一）

遙望宋皇台，烟云郁不開。

臨風思北地，何事却南來？（其二）

十年前的一九二七，我是到過香港的。那是在“八一”革命遭了挫折後，我從神泉乘帆船浮海而來。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將近一個月，曾經往宋皇台去游覽過，也曾發過一些感慨。爾來已經整整十年了，中國的情形進步了多少呢？十年內戰，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，並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，象海嘯一樣，幾個月期間席卷

了半个中国。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絲毫也不知道悔祸呢！

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嗎？

我的古物学的知識也曾經告訴过我：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頑石，說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遺，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；然而他們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，却沉重地压抑着我。

历史在它长期停滯的期間，就象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，只是打涸漩。

宋朝在南边攪完了，明朝又到南边来攪完，現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嗎？

冲破那种涸漩，不讓历史重演，正是我們当今的急务。

### 三 街头遇故人

由上海撤退的朋友，經由海路南下的，大都以香港为中繼站，在这兒停留一会之后再轉入內地。因此，在这并不怎么寬大的島市，只要你一出街去，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見熟人。

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，我从九龙訪問了一位朋友回来，在皇后大道轉雲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，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、姚潜修、叶文津和两位沒有到过日本的小姐，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，另一位是我現在的爱人于立群。他們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，我們是时常見面的。尤其是立群，我們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綫去慰問过抗战将士。就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晚上，她也和我和別的朋友們同車上过前綫，我在中途分了手，到昆

山去了。她們折回上海，車過大場時便遇着敵人的大舉進攻，幾乎成了炮灰。

立群是“大公报”的駐日記者于立忱的胞妹，她們是于式枚的侄孫女。原籍虽然是广西賀县，但她們都生長在北平。她們的家庭悲劇，由官宦人家成為破落戶的經過，立忱在日本時曾經告訴过我。立忱為了貧病交迫，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前四個月，回到了上海，但不久便自殺了。她的喪葬，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經手措辦的。在那時，立群已經和林林他們常在一道了。

七月我也回到上海，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，我認識了立群，頓時感到驚異。僅僅二十來往歲，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，對一般時髦的氣息，却絲毫也沒有感染着。兩條小辮子，一身藍布衫，一個被陽光晒得半黑的面孔，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。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。“八一三”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。

當大家正筹划着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，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，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，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，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。她聽從了我的勸告，便同林林和其它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。

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，但我為保密起見，却沒有告訴他們。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，幾天之後，一定可以在香港會面。幾天之後，果然遇見了，在他們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。

“啊，那不是郭先生？”立群先看見了我，向來不大說話的她，首先叫了出來。

“哦，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！”郁風接過去，帶着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。

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，商量的結果，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。

#### 四 輾轉反側

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，公开的欢迎会、講演会，差不多每天都有。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，連护照都已經弄好了，用的是“白圭”的假名。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：到南洋去并沒有一定的把握，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，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？

這意見我採納了，想到不如索性把“救亡日報”提前恢复。假使這一着成功，那嗎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。但要把“救亡日報”恢复，根据地最好是設在广州，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。假使設在香港那是沒有意义的，那样可不是“救亡”而是流亡了。

就这样，在香港呆了一星期光景，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。林林、潜修、文津、郁風、立群，也都同路。

广州，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，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，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。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。我得到朋友的介绍，便到“梅村”去找一位姓李的。他是湖北人，在曾养甫下

边做工作，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。

那是两层楼的房子，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，相当阔气。是两家人在合住，李太太之外，另一家是譚小岑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。他和我第一次见面，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国共合作的恢复，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。”——这话，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。我也问过朋友，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，倒是事实。

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，小巧玲珑，应该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。但不知怎的，我在那头一天晚上，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。

睡不熟，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，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。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：

竟随太岁一周天，重入番禺十二年。  
大业难成嗟北伐，长纆未系愧南迁。  
鷄鳴劍起中宵舞，狗吠关开上澣弦。  
昨夜宋皇台下过，帝秦誓不有臣连。

## 五 碰壁之余

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要办报，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，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。这种工作，照我的性格来说，是有点不相容的，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。

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，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，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。时而有敌机的空袭。市面上偶尔